

美好的誤區

MEI HAO DE WU QU

竹 馬

作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好的误区/竹马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ISBN-1966-8745-3

I. 美… II. 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1012号

作 者: 竹 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大32开

印 数: 0001-1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是怎样一个人（代序）

竹 马

终于活到四十五岁了。

年轻时总感觉时间过得慢，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二十多岁还活在梦里，直到三十岁才略有醒悟，成熟的太晚，用现在的话说情商和智商都太低。

懵懵懂懂走过人生四十五个春秋，诗呀文呀地占据了大多时光，生活、工作、学习上的投入先天不足，属于接近被淘汰的那一种。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支烟 / 四十五岁的我已燃尽大半 / 在猛吸一口之后 / 剩下的除了过滤嘴 / 就是烟蒂”。这是我近日在博客上写下的几句，博友说我悲观了。其实，四十五年来，我始终是努力向上的。自我奋斗、拼搏、不服输，不断给自己设定目标，尽管目标都不够宏大，皆属鼠目寸光，但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奢望和渴求，引领我不知疲倦地甚至还兴致勃勃地走过了大半生。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出息，是一个不懂得建设和规划自己的人。

四十五岁，可以总结归纳一下自己了。因为好时光不再，剩下的是被岁月和生活过滤生成的残渣和糟粕，如身

体里的癌细胞之类，也可能是精华，如血液乃至精神中的圣经与禅悟。

我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出生长大，用赞誉的话说叫纯朴，其实就是木讷。我继承了父母勤劳、善良的美德，遗传了他们耿直、倔强的秉性。这样的出身注定了我没有什见识，所以处事狭隘且自以为是地固执。

我是天秤座的，星座专家分析说，天秤座的人热情，有爱心，亲切，易于接近，属于谦谦君子之类，是好男人形象。可我在现实生活中却一脸严肃，缺少活力和情趣。除了写作让我显得儒雅之外，并没有呈现出豁达、乐观、昂扬的态势，并没有为我的妻儿和家庭带来什么实惠和快乐，文学也没能生发或者转化成为创造幸福生活的能量，我背负着没有履行好男人职责的愧疚。

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属龙本应该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如当官、挣钱、当大作家等等，可我枉费了龙的属性。

诗人于坚说自己没有诗人相，见过他的人很失望。我可能比于坚高大俊朗些，长得像个诗人似的，诗写得却没于坚好，我感觉到自己很别扭。我生性胆小，懦弱，不善于交际和承担。有时谦卑，有时张狂，表面谦和，骨子里反叛，说话直接，很不讨人喜欢，自己都烦，很是病态。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从小上子弟小学、中学，没学过英语，汉语拼音平翘舌不分。学习没有

基础。后来自学汉语言文学，算是混了个文凭，滥竽充了一把数，勉强与时代接了一下轨。

我人生重要的时期是在工厂度过的。先后当过测量员、团委干事、政工干部、经理助理、安全生产调度长等。在工厂工作的十八年里，我显得十分矛盾。

工厂里工友们大声说话，大碗喝酒，工作间隙开个荤玩笑，谁不服不忿就比试比试。在工友们中间，可能是我长得太腼腆，处事太拘谨，再加上写文章，大家始终把没有读过几天书的我看做书生文人，在他们眼里我有些高傲，不是同路人。那时，我经常与文人墨客在一起，仿佛找到了知音，彼此也像工人一样大碗喝酒，讲荤笑话，喝得昏天黑地，酒后比工人还能疯还能出花样，可我却觉得这也不是我的性格和想要的生活。与文人墨客的交往同样显得不开化、缺少无拘无束的狂放，我又被文人们否定了，更“高雅”更“文化”的事，他们就不带我。我更困惑了：在工厂人家说我是文人，可在文人面前我怎么又成工人了呢？！

一九九八年，我写下了“我和我的工厂”一诗，把我在工厂的感受和情绪一下都宣泄了出来，迷茫困惑得到了淋漓的展现，我把自己给写空了。

人心空了没有什么念想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有近两年的时间，我在工厂里像丢了魂似的。二〇〇二年，

我去了趟深圳，找了份工作，面对现代化都市的机会和挑战，我想了很多很多。家庭、婚姻、爱情、孩子、自己的工作、妻子的工作，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自己的长处、年龄、知识结构、自信等等，在那些时日都出现了怀疑，行为也非常摇摆。说开了就是我没有输的资本。于是，我从深圳又逃回到了我的工厂。这次回来，我彻底找不到自己了。好在，当年市里事业单位招聘，我考走了，从而彻底离开让我爱和依恋、让我苦闷和心痛的工厂。

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寻求生活的稳定和文学的精神。这样的想法在当今十分可笑。现在，我每天努力地工作，闲暇时整理整理以前的文稿，平淡、庸常，没有什么大的想法，紧迫感自然也就消失了。我想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平凡的生活吧。

今年十月我四十五周岁。想自己给自己过个生日，用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好呢？与我而言，文字是最好的礼物。她简单，方便，能记忆、留存，如有意义和启示那就是人生的偏得了。

当年写作，谁想到出书，想到四十五岁生日呢？那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我一九八六年发表在《沈阳晚报》上的处女作“我穿着红色西装走来”，热烈、奔放、充满朝气、浪漫和理想，与时代大潮一拍即合。那时，下班就钻图书馆，与文朋诗友通信、聚会，参加文学社活

动，如能在诗赛中获个奖，得个缎面的上面写有“三月诗会”字样的笔记本，就能让自己兴奋好长时间。其实，那时候更多的是附庸风雅，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懂得文学与诗歌。

一九九八年我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个高峰。那个阶段忧国忧民，理性、哲思，很大气，批判意识很强，诗也铿锵。“想念补丁”在《人民日报》举办的全国抒情诗大赛上获奖，成为我的代表作。后来在《中国作家》等报刊上，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这种风格的诗歌，《中国作家》编辑方文在北京开笔会时见到我说：“我以为张笃德是一个老头呢”，可见我的“少年老成”。

在这样的文学生活里，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尽管后来又写了“我和我的工厂”（这是我最满意、最得意的作品），被省文学院聘为合同制作家，但终因文学准备和底气不足，缺乏废寝忘食的勤奋和对文学穷追不舍的狂热，没有写出什么新的有力度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不了气候。

我始终是一个很矛盾的人。虚浮时，配合报纸写些新闻文学；深邃时，叩问心灵进行人生的思考，可这样严肃认真的行为对于平乏、浅薄无知的我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写得好时，自己认可自己是个文人；写得不好时，知道自己在犯低级错误，很无奈、自责、内疚。好在文学让我认识了自己，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人。一个叫张笃德；一个叫

竹马。张笃德是现实中的我，离需要很近；竹马是精神的我，离心很近。张笃德是父辈按照家谱给我起的名字，我对家谱没有任何感情和印象。但我的家人却总是津津乐道，说我们老张家以前是大户人家，如何如何。我觉得姓氏与我好像没什么关系，都是自己给自己往身上贴金的勾当。“笃”字其实很不好，有病重的意识，家谱中我这辈儿犯“笃”字。现在好了，谁问我笃字怎么讲，我就告诉说：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大厅玻璃上贴的“诚实笃信”的笃。或者告诉说是象声词，像马蹄嗒嗒的声音。

余秋雨说过一句话，文学是一种修养，我很赞同。写作的过程是修行和参禅的过程。文学的思想和内涵，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生命中的盐和钙，成为精神营养液和永新的血液。

我想通过整理文稿，梳理自己的四十五岁，在以后的文学生活中，摒弃与自己内心无关的东西，向文学精神靠近，努力净化自己的血液，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思想统一的人、自我完善的人。

阳台上的祝福	4
那一声雄性的呼喊	6
春天想些什么	9
夏之梦	11
秋 云	13
下雪的时候出去走走	15
绿色的枫叶	18

荷花灯下

荷花灯下	23
写给朋友	25
与你相识	27
岁 末	28
红蜡烛	30
七彩船	32
红色扉页	34
过 年	35
新家庭奏鸣曲	37
三月雪	40

美好的误区

美好的误区	43
寻求不吐不快的感觉	46

关于眼睛	49
爆竹及其宣泄方式	52
不道德的写作	55
诗·人生·使命	57
写诗断想	59

平民的幸福

诗人·诗·诗骨	67
对一个人的尊崇和怀念	70
平民的幸福	73
文字的亮度及其光感	76
看三国之后	79
让诗人走下圣坛	82

黑的雪 白的雪

想到丧事	85
从一把艾蒿说起	89
记忆棚户区	92
烟筒上的鸟巢	95
黑的雪 白的雪	98

光与影的道路

劈柴的老人

在冬天，在城市的公路旁，我看见一位老人把斧子高高地举过头顶，在树桩上劈取柴禾。

老人有70岁左右，很瘦弱。这是星期日的下午，只见老人先是往手心吐口唾沫，然后很沉稳地把一把与老人自身年龄极不相符的一米长的板斧高高地举过头顶，随着“啪”树桩炸裂开的声音，老人俯下身去把柴禾拾起来，放进一只已经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我看到老人站起时，也是躬身的样子。长年劳累，老人已经是很难站直的人了。

路旁的树桩很多已被老人劈砍过，从白生生的新鲜印痕就可以看出来。想必老人整个冬天都扛着一米长的板斧，拎着编织袋，沿着公路寻找伐弃后的树桩，然后十分投入地开始他的工作。他的衣服抛在地上，整个冬天都被他挥舞的热气腾腾。

老人没有注意我的观察，他表情木然，面部的皱纹透出苍桑后的平和。他把斧子高高地举过头顶，斧刃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闪电，让我们看到一个 70 岁老人的能量，看到力的狂妄和张扬，看到一个人一生的光芒。沉重顷刻化为生活的温暖，外表的造型及内心的火温暖了冬天的寒冷。

老人更没有注意周围的变化和繁华，跑车、摩天大厦、俊男靓女，远没有举起的斧子重要，只要把斧子高高地举起，他就拥有了整个世界。这与我们理解的奋斗、雍荣、幸福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总以为付出了就要有所得，努力拼搏过就要有结果，奋斗的目的是出人头地，失意或实现不了理想，就等于失败，等于枉为人生以及生活。然而老人坦然地面对生存的挑战，不停地把斧子高高地举过头顶，他要把积聚一生的力都弹射出去，像弦上箭，明明知道这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力啊，老人这种奢侈的行为该有多么豁达！

老人付出的一切能换来什么？他质朴地工作和无怨无悔地活着，无疑于殷实的收获啊！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看到。老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呀！我们看老人的心态一度是不是像欣赏油画和向往的田园风景？

我为我们的浮躁以及华而不实而羞愧，我为老人的苦难而流泪。尽管人生的过程就是同苦难抗争的过程，但

我们的苦难究竟有多长，我们需要多大的力才能摆脱苦难的羁绊。我不愿看到老人高高举起的斧子永不落下，我希望随着老人把斧子高高地举起，城市的艰硬和冬天的无情都开始融化。老人劈开的不仅仅是苦难，而是劈开一条阳光和火的道路，让我们看到温馨美好的家园。老人用他剩余不多的年龄，在给我们寻找这样的答案。



阳台上的祝福

又要出门了，急急忙忙地收拾着随身携带的物品。正在做游戏的六岁小女儿，从我的忙碌中意识到了什么，一改往日的调皮、撒娇与任性，放下自己的事情，像小猫咪似的围着我在屋里屋外转。她不停地问：“爸爸，你要上哪呀？”、“好几天才能回来吗？”、“坐什么车走啊？”，轻柔缠绵的问就如同小猫咪“喵喵”的叫声，每一声都是依恋的感觉。

我感到，孩子长大了，真的懂事了。小小的年龄知道了人间的亲情与冷暖，知道了心与心之间的感应和不可割舍。我被小女儿的细心和真挚深深地感动了。

“爸爸，你没有钱，我给你。”小女儿把一个铁盒倒过来，零分钱“哗哗”地往下流，她用小手捧起一把递给我。我不能也没有胆量拒绝，那无疑会伤害小女儿的心。

我接过十几枚硬币，放在兜子的夹层里。我想孩子看到这一切，内心一定十分高兴，感到自己能帮助爸爸了。

小女儿情绪活跃起来，不再像刚才只是猫咪样的依恋，而是兴奋和快乐。我想，她的快乐是因为她为大人做了事情，她的付出得到了大人的承认的结果。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情绪。

“爸爸，你想我怎么办？”

“那你就送我一个能让我想起你的礼物吧！”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小女儿顺手把自己喜欢的玲珑剔透的七彩玉石递给我。

“你想我，一看玉石我就从里面出来了。”小女儿说着兴高采烈地跑开了。

一遍又一遍地交流之后，我和小女儿贴了贴脸，便下楼走了。当我走出楼洞，抬头看五楼自家阳台时，小女儿早已站在阳台上，露个小脑袋，把手举在空中挥动，不停地喊着“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再见！”我也挥起手回应着。

走了二十米，我转过身，小女儿的手还在空中舞动着。五十米，一百米，我每每转身都能看到阳台上一个小小的脑袋和空中挥动的小手，直至目光被楼群隔断，但那“再见”的声音，始终在我心中萦绕。

那一声雄性的呼喊

我曾听见过许多种有意义的呼喊，亲情的、朋友的、真诚的、友善的——在飘移的站台上，被汽笛声拉长了的噪音；在远山的迷失中，高山空谷里回荡的那一种诱惑；从繁华都市钢筋水泥的缝隙间，传出的一声声温馨和爱意。可我想说的却是另一种呼喊，浓烈的、酒味的，真挚而又近乎于原始野性的呼喊。这呼喊像一束利剑的光束，像一团流火在我的血液中汨汨流淌，使所有的语言都失去了力量 and 意义，成为我生命中永新的音乐。

1995 年临近年关的阴历二十八，人们都在置办年货，筹备新年礼物。我这个平日总愿看看诗歌，偶尔也写上两笔的人，看着街上红男绿女奔忙的样子，心中遂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许是心中存有打算，却未来得及实现的缘故吧，或者是面对新年，还没有做好迎接准备的原因。

猛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我从落寞的心态中唤醒。电话是一位要好的文友打来的，约我出去喝酒，我便欣然应允了。

在年关，几乎无人的小酒店，我俩杯来盏去间天已经黑了。从酒店里走出来，刚刚下过的雪，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忙碌一天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偶尔有几个方格子还闪着光亮。微醉中，我的朋友说父母与土地生活了一辈子，把自己养育成人，而自己却无法拉住父母的手道一声祝福。我看他十分伤感，有意打断他的思绪，转换话题，想让他负重的思想得到一些轻松。可我说出的却偏偏又是把写作看作比生命还重要的路遥，他的情绪更加低沉了。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早晨不是从中午开始吗？中午才刚刚来临，怎么就匆匆而去了呢！文人到底为了什么，就像我们在大年临近的时候，在冬夜的笼罩下，在漫漫长街上行走，究竟为了什么？

显然他已经忘了时间，要在冬夜的长街上走下去。我拗不过他，在酒的作用下，我们已经揭掉那一层虚假的面纱，平日的理智和文雅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愤怒了我们大声骂娘，无桌子可拍，我们就拍彼此的肩膀。委屈和压抑尽情地流泻，嬉笑怒骂和谐而自然。他才华横溢地吟诵着即兴之作：“精神的孤儿啊／夜晚是你的白天／幸福与你擦肩而过／如何才能找到理想的家园。”长长短短的抒情，使冬夜温暖而明亮。